

神秘的艺术世界

毕克官 著

四川美术出版社



J528
1



神秘的艺术世界

毕克官 著

美术出版社

1981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丁 黎

封面设计：陈 默

技术设计：叶 兵

神秘的艺术世界

毕克官 著

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4.125 插页：12

字数：82千 印数：1—2,000

1988年3月第1版

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410-0101-5/J·10

统一书号：8373·1179

定 价：1.45 元

自序

我热爱民间美术。

为什么会这样？自己也说不清。

也许童年时代的经历与这有关吧？在我的记忆中，有些印象真是太深了。比如，十冬腊月，雪花飘舞，村头来了个叫卖年画的。那咣咣的小锣声，招引来一群孩子，不用说，里面有我。在不知什么叫文化生活的年代，他的来临，可真是一件大事哩！又如，奶奶的炕头上总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年画，今年的，去年的，还有不知道是哪一年的。什么祝英台、梁山伯，什么白蛇传、三结义，应有尽有。又比如，正月十五，夜幕降临，炕上、桌上、缸里、柜里，摆着点明的面灯，牛灯、虎灯、小鸡、小兔，真把一颗幼稚的童心给搅动了。第二天早晨开始分吃面灯了，面对活灵活现的老虎，既想吃又害怕，那种特有的心境真是难以描述……。类似的记忆，说也说不完。长大以后，考入中央美术学院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列宾、苏里柯夫、达·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。一本本厚厚的画册，一张张美妙的画面，真是琳琅满目，叫人应接

不暇，我自己当然为之感动。但说也奇怪，尽管如此，那些年画、面灯等等，依然占据着心灵的最深处。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民间美术的喜爱越发深挚了。如果说童年是纯粹感性的；那么，后来则逐渐增添了理性的色彩。

长期以来，我有个习惯，随时随地留心民间美术，有人说这是“职业病”。心诚则灵，也就随时有所发现。那是1962年，我漫步上海热闹的淮海路上，一家旧货商店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果然，在一个柜台里看到了一把大型竹骨黑纸折扇。打开一看，我被震住了。好一幅水浒一百单八将！从此它成为我向民间美术学习的一本上好教材。大约是1959年，我从《文物》杂志上看到一篇提到无锡纸鸢的文章，又是“职业病”，我马上给作者写信，询问是否还可以买到。承他回信提供了线索，我照线索发了信，不久，果然收到了200张精彩的艺术品。但十年动乱，大多丢失了，使我万分痛惜。还是在《漫画》杂志当编辑的时候，我经常逛附近的隆福寺市场和猪市大街文物商店。时间一久，和店员彼此相熟了。他们知道我是个穷书生，不会买什么古董，只是由于喜爱，来饱饱眼福而已。一天，文物商店的老先生对我说：“给你留了一件真东西，破了一点，也就便宜，你买下吧！”原来，是一个明代青花人物罐，那人物的造型完全是漫画手法，太好了。我到现在还感谢这位老者。至于拣瓷片，那更是说来话长。如果得知一个地方施工，又估计地下会有东西，即使是隆冬三九，我也不放过机会。能得到一件理想的标本，那高兴劲儿，拿老北京的话说是“甭提了”！

如今，床底、桌下、阳台、走廊，都塞得满满的。摆弄起来，废寝忘食，感动得老伴都感叹：“你真是有感情，那么迷！我们画画也得这么动情才行！”

就这样，年复一年地欣赏、揣摩，不觉之中，被熏陶着。熏得久了，也就有所悟了。这个集子中的不少文章就是这么悟出来的点滴心得。悟得深，写得也就深一些；悟得浅，写得必然也肤浅。这些，读者自会品评出来的。

1987年1月15日 北京劲松

目 录

自 序.....	1
----------	---

文物开放与审美趣味.....	1
----------------	---

关中怀古.....	3
-----------	---

改——为了什么？.....	8
---------------	---

特技与艺术.....	10
------------	----

瓷片上的艺术追寻.....	12
---------------	----

抽象之源——民窑瓷绘艺术.....	1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民窑瓷绘对中国美术发展的贡献.....	30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民窑青花何处寻.....	35
--------------	----

从废墟中发现美.....	37
--------------	----

收税人的碗吗？

——拣瓷片琐记之一.....	3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石驸马桥下的遗憾

——拣瓷片琐记之二.....	4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个神秘的世界

- 谈陕西渭北拴马桩石雕艺术 47
- 柯桥彩绘黑扇与艺人陈潮生 54
- 民间食用面塑艺术 62
- 义和团反帝漫画 72
- 民间年画画诀谈 82
- 民间年画里的漫画 88
- 熟能生巧 若有神助
- 访玉雕专家潘秉衡 93

寻踪乡土之美

- 全国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见闻 108
- 民间美术的收集、研究和发展 117

图版目录

图 版

文物开放与审美趣味

颐和园大戏台的服务人员身着清代宫女装束，担任导游解说任务。为此，电视台还专门播放了录像，说寝宫如何如何，慈禧当年如何如何，绘声绘色。笔者对慈禧的审美观未曾进行过研究，但通过她的宫廷陈设，倒是可以看出其审美趣味的。

清朝的宫廷艺术，无论绘画、雕塑或工艺品，多趋于柔靡纤巧，缺少浑厚奔放的气势。尤其到了晚清，更是如此。造成这种状况的深刻原因，在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阶段，以慈禧为代表的晚清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是比较庸俗的。他们也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势和富有，对钦定的美术观赏品，往往不惜人力物力，着力加工雕琢。因而，繁缛呆滞成了这一时期许多美术观赏品和实用工艺品的突出特点（就具体作品而言，当然也有好的或较好的）。实际上，一件艺术品的审美价值，并不完全取决于制作时加工的多和少。我们欣赏宋徽宗赵佶的工笔花鸟，但何尝不为八大山人的寥寥数笔而叫绝？人们喜爱质朴粗率的磁州窑和景德

镇民窑瓷器的道理也在这里。

地处北京的故宫和颐和园，常年累月地开放着，以它们特有的美的趣味熏陶着千百万人的心灵，并且渗透到许多生活角落。相比之下，其他体现了中华民族健康美的趣味的艺术品，人们能看到的机会实在太少了。那原始彩陶、秦砖汉瓦、霍去病墓石雕、敦煌壁画、明代民窑青花、多姿多彩的民间美术，等等，它们或被深锁库房，或因地处遥远，或仍受到歧视，因而至今还没有机会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审美宣传作用。

我无意对开放故宫和颐和园表示丝毫非议，也不想议论服务人员身着清装的举动。象所有的古迹一样，故宫和颐和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，理应通过它们让广大游人去领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。我只是说，文物的开放，万万不可忽略了审美影响问题。并顺此呼吁，象北京这个特殊的地方，应当让人们看到更多的东西，诸如前面提到的历代雕塑、民间美术、民窑陶瓷，等等。这除了尽快建立相应的博物馆、陈列馆外，宣传渠道也应当具有战略眼光，加强这一方面的宣传，进行强有力的引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人们通过比较去进行鉴别，汲取精华，吐其糟粕。而不是象目前这样，人们只能长年累月一个劲地涌向慈禧的寝宫，一遍又一遍地受其审美趣味的熏染，并误以为这就是中华民族审美趣味的优良传统！

关 中 怀 古

无 字 碑 下

在乾陵，人们被墓冢、石狮、翼马、朱雀和六十一宾王石象所吸引。观赏、拍照和进行热烈地议论。此时，我伫立于无字碑下，呆呆地凝思，一时竟忽略了周围的一切。

据说封建社会的帝王陵前本不立碑，因为皇帝功德太大，难以用文字表达。武则天竟立了，立了个没有字的碑。这近乎玩笑的做法，悠悠古史，可谓一绝。

武则天破例立碑，不用说是为宣扬她自己。野心勃勃的她，不为自己立个碑是不甘心的，所以破了例。但她又表示个人的功过可由后人来评，并不把自己的意思一五一十地硬塞给世人。她不怕碑上无字，这与其说是自知之明，不如说是对自己的自信更恰当。

“不着一字，尽得风流”被认为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。武则天树了碑而不着一字，又何尝不是尽得风流？先秦的老庄认为虚比实更真。这种宇宙观表现在艺术

上，就是虚与实的结合。很难说武则天信奉老庄哲学，但这个无字碑所体现的美学思想，不很有点老庄的味道么？立碑是实，她提醒世人注意她的功绩；无字是虚，她什么也没对你说。她在位二十一年，业绩赫然，这是实；但不做具体宣扬，这又是虚。这不正是虚与实的结合吗？陵墓广阔的地势，远远望去，气魄很大。巍峨壮观的宫阙，精湛的艺术……无一不是对墓主人的颂扬。这样的设计是巧用了心机的。无字碑是整个陵墓的一部分，它上面的字实际上是刻到周围环境之间了。整体看，它并非纯粹的抽象，无字实有字。

无字碑旁立着一座述圣纪碑，那是为唐高宗歌功颂德的。碑上密密麻麻地刻了八千余字，不算少了吧？“就怕货比货”，有了它，对我们认识无字碑大有帮助。两碑相比，就越发看出门道了。

八千字顶不了一个“无”字。

无字碑恰到好处，“见好就收”；述圣纪碑拼命灌输，让人反感。

无字碑是艺术的典范；述圣纪碑仅仅是宣传八股而已。

秦砖汉瓦的启示

咸阳博物馆把我震住了。东西那么多。小兵马俑一摆就是几百个。瓮瓮罐罐一摆就是满满的几橱柜。秦汉瓦当一摆

就是几十个。听说库存还有很多，展出的仅是极小的一部分。东西那么大。瓮大，罐大，地下管道也是那样的粗大。那瓦，既大又厚。有的瓦当竟大到直径半米有余。

然而，最使我惊服的还是它们上面渗透出的那种单纯、浑厚、质朴之美！

秦汉古人喜欢泥土本色。陶土器上，即使赋彩，也还保留本色之美。装饰也是朴素、单纯的，例如普遍采用的弦纹和绳纹。瓦当的设计算是严格的了，但单纯和古朴贯穿其间。那“长乐未央”，那云纹，那鹿纹，都不以多取胜，而是在简约中求意境，恰到好处。古人提出美有“初发芙蓉，自然可爱”和“错采镂金，雕绩满眼”之分。宗白华先生认为这两种美学的理想，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贯穿下来。咸阳博物馆是否可看成是“初发芙蓉”美学思想的代表呢？

我有这样的印象：古代人民留下的两种美学理想，到了秦汉之后的历代帝王那里，似乎就只剩下一个了，他们只要“错采镂金”，而丢弃了“初发芙蓉”。尤其是晚清时期更把“雕绩满眼”发展到过剩的地步，处处是繁缛堆砌，人工气太重，艺术风格纤弱乏力。

秦汉艺术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本土艺术。它更凝结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感情。是民族艺术之魂，是民族艺术的根本。如果说秦砖汉瓦保留了原始质朴的审美品格，那么，后来的繁缛堆砌就是艺术上的倒退。前者虽单纯却有天趣，艺术性高；而后者，虽加工多，却是一种病态。

“初发芙蓉”和“错采镂金”都是应当继承和发扬的。

但在当前，有必要提倡一下前者。

想到这里，就更加觉得多看看咸阳博物馆的必要了。当然，是接受先人的启迪，而不是照抄照搬。

霍去病墓石雕旁的杂想

霍去病墓精湛的石雕艺术，立马、卧马、跃马、牯牛、伏虎……站在它们面前，思绪翻腾，一个一个问号涌现出来，自己似解而又难解。

陵墓石雕的宏大气势与霍大将军的赫赫威名很相称。石雕体现了墓主人的精神力量，也体现了石雕作者对墓主人的认识、理解和崇仰之情。如常言所说的，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是和谐的统一了。联结墓主人和石雕作者的纽带，正是他们所共有的爱国主义感情。那些庞然大物——马、象、牛、虎、象是作者兴之所至，一气呵成的。激情四溢，是有感而发的典范。

论功，霍去病之功是够大了。其功在保卫中华。这功是在奔驰厮杀、刀光剑影之间形成的。借用一句常言，是“叱咤风云”式的英雄。然而，使人奇怪地发现：霍去病墓石雕不仅不去直接表现霍大将军本人的英雄形象，而且全部石雕竟没有一件是外形动作很大的。

照说，《马踏匈奴》不应是腾跃起来狠狠踏住，突出一个“踏”字吗？《跃马》不应是腾空而起，强调一个“跃”字吗？可是石雕作者偏偏没有“如此”设计。据说，象《跃

马》、《伏虎》等石雕原来是放置丛林和山石之间的,但这也不足以成为解释动作小的理由。不“如此”设计,作品竟能给人以那么巨大的力量感,这就不免因少见而奇怪了。

人们都说霍去病墓石雕在于力量和气势,用十分简炼的雕塑语言,传达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。生气勃勃,震荡人心。

今天,提倡大力发展城市雕塑,借鉴国外经验固然重要,而汉文化的传统不是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么?霍去病墓石雕所以能产生巨大的艺术魅力,二千年后依然以它的生气勃勃激动着我们,这应当给我们什么启示呢?

(原载《美术》1984年第5期)

改——为了什么？

曾在—个工艺美术展览会上看到—种鱼形的牛角梳子。其造型的概括简练、夸张传神，用色的单纯美观，得到—致的好评。这种既实用又美观的艺术品，深深的打动了—位朋友，他远道托人去买几把来。几个月后，东西寄来了，但却出人意料之外，“鱼”已被改造得大变模样，造型、颜色和真鱼不相上下。但那种打动人心的魅力再也找不到了。也曾耳闻或眼见过，某些地方，把本地民间玩具极为传神、纯朴、夸张、简练的风格抹掉，而追求逼真的自然形态。这种类似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。

艺术的源泉在于生活，但艺术不等于生活。不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，我们的民间艺术家似乎很懂得这个道理。许多优美的艺术品正是做到了“艺术的真实”。不认识这一点，为了单纯的模仿自然，求所谓“栩栩如生”的逼真，而把优秀的传统革掉了，这很不利于艺术的发展，也影响到艺术质量的提高。

任何一种艺术，如果故步自封不敢创造革新是错误的。

我们反对这种保守观点。因为这样就不能促进艺术的不断发展。但是，要革新，首先就要研究传统，理解传统，明其精华，辨其糟粕，做到胸中有数，改革的目的正是为了精益求精。

为此，愿录梅兰芳先生的话，以共勉之：

“艺术的本身，不会永远站着不动，总是象前浪推后浪似的一个劲儿往前赶的。不过后人的改革和创新，都应该吸取前辈留给我们的艺术精华，再配合了自己的工夫和经验，循序进展，这才是改良艺术的一条康庄大道。”（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）

（原载《人民日报》1961年）